

Nishi Kanako

鱼河岸小店



漁港の肉子ちゃん

小店 鱼河岸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鱼河岸小店 / (日) 西加奈子著;
吴曦译. —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8.1

ISBN 978-7-5404-8353-1

I. ①鱼… II. ①西… ②吴…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56517 号

© 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本书版权受法律保护。未经权利人许可, 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本书包括正文、插图、封面、版式等任何部分内容, 违者将受到法律制裁。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8-2017-146

漁港の肉子ちゃん (西加奈子著)

GYOKOU NO NIKUKO CHAN

Copyright©2011 by NISHI KANAKO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Gentosha, Inc., Tokyo, Japan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Gentosha, Inc.
through Discover 21 Inc., Tokyo.

上架建议: 日本文学

YUHEAN XIAODIAN

鱼河岸小店

作者: [日] 西加奈子

译者: 吴曦

出版人: 曾赛丰

责任编辑: 薛健 刘诗哲

监制: 蔡明菲 邢越超

特约策划: 张思北 闫雪

版权支持: 孙宇航

营销支持: 李群 张锦涵 姚长杰

版式设计: 李洁

封面设计: 尚燕平

出版发行: 湖南文艺出版社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 410014)

网 址: www.hnwy.net

刷: 北京天宇万达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字 数: 177 千字

印 张: 9

版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04-8353-1

定 价: 45.00 元

质量监督电话: 010-59096394

团购电话: 010-59320018



我的妈妈，人称肉子。

她真正的名字叫菊子，可因为长得胖，大家都叫她肉子。

肉子今年三十八岁，是七月三日出生的 A 型血巨蟹女。同一天出生的名人有搞笑艺人池乃目高^[1]和汤姆·克鲁斯。她喝醉了总会提起这两个名字，然后一个人放声大笑，弄得我也不知不觉记住了他们俩。

肉子常说：“目高和汤姆·克鲁斯，加上我，三个人都是矮子！”

目高是矮个子我有所耳闻。但不知道汤姆·克鲁斯也很矮。肉子身高一百五十一厘米，体重六十七点四公斤。

[1]池乃目高，日本演员。

“刚巧是休息（一五一）和空虚（六七四）^[1]呢！”

肉子就喜欢玩这样的谐音笑话。听别人报手机号码的时候，告诉她学校参观日是哪天的时候都不例外。比如说——

“三月四日，刚巧是‘干得好’^[2]呢！”

有三有四还有六，反倒变得更复杂了。

“八八一二，叶片一张儿^[3]！”

突然间就用上了中国话。

要是提起汉字她就更来劲了。

“反犬旁加上‘交叉’的‘交’，怎么就变成‘狡猾’的‘狡’了呢！”

这么冷的笑话，反而让人头疼。

“写作‘自大’，怎么就念作‘臭’^[4]了呢！”

简直不知所云。

肉子说起话来，句尾至少要加一个感叹号，严重的时候还能再加几个。住在公寓里的时候，隔壁和楼下的人经常抱怨“吵死人了”。肉子喝醉的时候可是强硬得很，反将一军说“只不过是日

[1] “休息”的日文“憩い（いこい）”与“一五一”谐音，“空虚”的日文“空しい（むなしい）”与“六七四”谐音。

[2] “干得好”的日文“さあよろし”与“三四六”谐音。

[3] “叶片一张儿”的日文“葉っぱ一枚アル”与“八八一二”谐音，其中的“アル”与二发音相似，代表儿化音。日本人普遍认为中国人说话结尾会加儿化音，这里是肉子的牵强附会。

[4] 日文汉字中的“臭”字下方是个“大”字，而中文汉字中的“臭”字下方是“犬”。

常生活噪声而已！”一直搞得人心惊胆战。

肉子是在关西的平民区出生的，听说她有两个哥哥，可她不怎么提起家人。所以我连自己的外公、外婆和舅舅都没见过。

肉子十六岁就去了大阪，在繁华街的小酒吧上班。

而她现在住在北陆的一个小小渔港。

从大阪的小酒吧到这个渔港，中间的迂回曲折实在是一言难尽。说起肉子的情史，简直是一塌糊涂。

她在难波邂逅的，是个在赌场坐庄的男人。

“他个子高高的，是个深藏不露的男人。”肉子说。我发现肉子嘴里的“深藏不露”，跟“性感”之类的词没有半毛钱关系，直白来讲就是跟干坏事有关系的意思。

但凡肉子评价过“深藏不露……好棒啊！”的艺人，后来总因为东窗事发被捕，这种情况大概有过三次。她说过“唔哇，那个人好帅！”的家伙，往往是贴在公告栏上的通缉令照片，真是让人冷汗直冒。

那个坐庄的男人，某天遭遇挫败，在店里欠了一大笔钱。因为赌场的营业本身就是违法的，所以无论是债务条款还是讨债人的做法都相当过分。

结果肉子成了替债的，坐庄男遁形天涯。听说肉子被逼上绝路，最终靠拼命工作把债都还上了。关于这部分拼命的剧情，爱讲故事的肉子却绝口不提。

我有幸拜见过肉子当时的照片。

实在一言难尽。偏要说的话，那张脸就好像条印度狗，而且还特别胖。照片里她旁边还坐了个女人，因为这女人长得好看，反而让肉子的丑显得更加突出。肉子说这女人是她同事，看了照片也知道，这工作环境看上去可不像是互称同事的地方。

还清了欠款的肉子去了名古屋。曾经工作过的小酒吧老板娘回老家开店，她也跟着去了。二十七岁，浑浑噩噩。

她在名古屋荣地区的小酒吧工作。邂逅的是店里的服务生，一个自称是学生的男人。学生男告诉肉子，他是为了赚取学费才不得已在这里打工的。刚离开大阪的肉子无依无靠，把共鸣和爱情都倾注在他身上。当然了，这些话都是瞎编的。

自称学生的男人就这么赖在肉子家不走了。白天假装去上学，其实都在搓麻将、玩小钢珠，晚上就用从肉子那里榨来的钱去夜总会和风俗店风流快活。

嗯，就是大家口中的渣男。

“他剃了个平头，我还真以为是学生呢！”

难以置信。再说了，平头代表学生，难道不是战前或者学生运动那阵子的事吗？

学生男还趁着肉子上班的时候，把一些蠢女人骗回家里。等到肉子发现的时候，已经换到第八个女人了。肉子把自称学生的男人赶出了家门。最终她还是离开了名古屋。三十岁，惨不忍睹。

肉子接着去的地方是横滨。我不明白肉子为什么总在回避东京，结果，肉子又开始在伊势佐木町的小酒吧工作了。

肉子怀着焕然一新的心情开始努力工作，此时在她面前出现的的是一个上班族客人。肉子再次轻易地以貌取人了。

“我看他梳了一个三七分头，还以为是个老实人呢！”

真想知道肉子到底是看什么漫画和电视剧长大的。

就和所有套路一样，那个上班族也是拖家带口的设定。他对肉子说，夫妻关系已经冷淡，等孩子上小学就离婚。当然也是骗人的。

没错，还是个渣男。

某天，上班族跑来向肉子借钱，说自己 and 妻子离婚了，但是需要支付安抚金。哈哈，都是套路啊。可是肉子是个不会怀疑人的老好人，她从心底相信那个上班族，就把钱借给他了。刚开始是五十万。接着是七十万，后来就不记得了。

不知借了多少次，大概快满三百万的时候，才听说那个上班族又生了一个孩子。肉子气血攻心，冲向那男人家里。可肉子在上班族的家门口，看到玄关停着一辆儿童自行车。心软的她马上扭头离开了。

“因为孩子是没罪的！”

肉子是个温柔的人。不过——

“‘目’加‘非’，怎么就念‘罪’呢！”

所以呢？

她终究还是去了东京。三十三岁，混沌不堪。

来到东京，肉子下定决心再也不要跟坏男人扯上关系了，也

不再去小酒吧上班。虽然肉子嘴上是怎么说的，但我觉得纯粹是没有店肯雇她而已。

肉子开始在熟食店工作，一转眼又喜欢上了另一个男人。肉子身上大概长着一块能吸引坏男人的磁铁。

这回的男人自称小说家。我现在虽然才十一岁，但已经打心底不相信“自称”这两个字了。可肉子还是老样子，不管那人外表多么可疑，依旧会轻易相信他的话。

“我看他戴了一副眼镜，还以为是真的呢！”

到了这种地步，也只能说佩服了。

自称小说家的男人，姑且算是真打算当个小说家。他总是说着“写不出”，到肉子的店里来发牢骚。一个志愿当小说家的男人跑到熟食店里发牢骚，简直让人烦躁到无以复加。可肉子是个温柔的人，她热心地听他抱怨，最终决定要帮助这个“有着艺术家烦恼”的自称小说家的男人。

果不其然，那男人就赖在肉子家不走了。一页小说都不写，一个劲花着肉子的钱，家里的书越积越多。

所以这又是一个渣男。

不过，那男人似乎是真的喜欢上肉子了。他不像其他男人那样出去玩女人，在我的印象里，那男人几乎从不出门。

于是肉子就格外珍惜那自称小说家的男人。我也不像讨厌其他男人那么讨厌他。最重要的是，我很喜欢那男人买回来的书。

就算是大人才能读懂的书，就算书里都是我不认识的汉字，

光是追着一行行文字读下去就很愉快。沉浸在文字中的几个小时，在我不着调的生活中，是一道微小而切实的光芒。

自称小说家的男人，偶尔会一脸满足地看着埋头在书本中的我。不知为何，有生以来我第一次产生了我们三人或许会就这么一直生活下去的想法。

可是，某一天，自称小说家的男人留下一张字条说要回故乡寻死，就离开了。

果然是渣男的套路啊。

这桥段好像在哪本书里看过啊，我大为扫兴。肉子的脸色却彻底变了。对这种戏剧性的发展也会全情投入的人，也就是我家的肉子了。

肉子牵住我稚嫩的手（虽然当时我已经够大了，牵不牵手都无所谓）决心北上，我想她或许是乐在其中，在车里还用巨大的围巾包了个村妇头，这个剧情背景到底设定在哪个时代啊？

只是，肉子脸蛋红红，长着一副福相，丝毫看不出悲壮感，看起来倒像是最大号的俄罗斯套娃。她因为太过担心，没有一刻能坐得住——这份焦躁是真的——可依然无法忍受肚子空空带来的饥饿感，一口气吃了四份列车便当。

“写作‘手’‘旦’‘心’，读作‘担心’呀！”^[1]

直接说“担负心灵”之类的不就行了吗？为什么要把字彻底

[1]日语原文为“心配”，是拆分成了“心”“酉”“己”。这里用了中文的“担心”来拆分。

拆散呀？

我一边读着自称小说家的男人留下的书，一边看着车窗外流转的景色。当时我八岁。实际上我十分开心，要是自称小说家的男人真的翘辫子了，这本书，这些书全部都会变成我的东西。我这么想着，从心底这么盼望着。

就这样，我们在冬天来到了北陆的这个渔港。

当时正在下雪。

尽管我见过雪，可这种仿佛在土地上扎了根的雪，还是第一次见。我见过的雪，在东京见到的雪，全都摇摇欲坠，一旦触及地面，就会立即消失不见。可这里的雪不同，它们有着明确的意志，与其说是飘落，不如说是直降。它们下定决心要把自己触碰到的一切都染成白色，仿佛在高声呐喊着“我是不会融化的！”。就是如此坚强。

我第一次喜欢上了雪。

船只在港口晃动，发出“吱吱，吱吱”的叫声。放眼望去，杳无人烟，恍若只有我被世界抛弃了。肉子大概也一样，她一声不吭地看着港口。我心想已经走到尽头了。明明知道本州还有更远的地方，但仍旧觉得这里就是尽头了。

结果还是没找到自称小说家的男人。

肉子只是根据以前聊过的几句话，便推测自称小说家的男人的故乡是在北陆的这个港口。肉子问遍了整个港口的人那男人的姓名，才明白自己来到了一片毫不相干的土地。她一脸茫然，裹

着脸的围巾已经被雪染白。肉子的脸颊红得像是就要从树梢掉落的苹果。这简直就是漫画情节。

当地的人都很友善。有个牵着八岁女孩寻找失踪男人的大号俄罗斯套娃来了，这流言转眼就传遍了整个港口。这是一个非常小的城镇。

肉子与我决定暂且留在这个镇上。

我喜欢这里的大雪、渔港的气味和晃动的船只。而肉子完全无法抗拒港口居民的温柔相待。

肉子花尽存款，委托侦探社去调查。大笔钞票换来的消息，就是自称小说家的男人正在薄野跟另一个女人住在一起。

肉子每次失恋都哭得很凶，发泄她巨大的悲伤。看着这样的肉子，我的脑中就不禁浮现出从未见过的“歌剧”这个词来。那真是宛如戏剧的场面。可是这一回，她只是静静地勾起嘴角。

后来我听肉子说，当时港口的那片风景——从小小的旅馆中望见的雪白而静谧的港口风景，与她的心境太过相似，忍不住笑了起来。

大雪、港口，真厉害。

“写作‘雨山’，读作‘雪’啊！”

竟然还能把山字横着用。

肉子决定留在这个港口生活。三十五岁，惨不忍睹。

我很开心。自称小说家的男人留下的那些书，那些光芒，全都变成我的东西了。



肉子在渔港的一家烤肉店工作。

烤肉店名叫“鱼河岸”，是一家还算生意兴隆的店。

即便是生活在渔港，也不代表大家只吃鱼。反正也不是会有观光客来的港口，所有人都吃腻了鲜鱼。我和肉子也一样，第一次吃到鲜鱼刺身的时候，都为新鲜的口味感动不已，可每天都吃就变得理所当然，渐渐地也不觉得稀奇了，不禁想：唉，还是想吃肉啊。

肉子和我住在“鱼河岸”背后的小小平房里。平房归老板所有。肉子几乎就成了住宿店员。房租特别便宜，从工资里扣除。录用的唯一条件就是——我和肉子都绝不允许吃坏肚子。哪怕是因为其他原因拉肚子，“鱼河岸”的肉的品质也会被人怀疑。这个镇子太小了，流言立刻就会扩散出去。

我和肉子的肠胃都结实得很，至少这方面能放心。

“鱼河岸”的老板是个七十多岁的老爷爷，名叫佐助。肉子直接把佐助先生叫作老佐。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个称呼渗透到了所有人之中，可大家的叫法跟肉子的叫法在语调上又不一样。从肉子嘴里蹦出来的“老佐”是在第二个字上略微使劲，可其他人是在第一个字上发力。肉子的语调，充满了大阪腔的风情。

肉子这种走到哪儿都丢不掉大阪印记的顽固劲，我一点都不喜欢。太浅薄了。自己原本就不是大阪出身的人，明明有过那么多恼人的经历，最后连大阪都舍弃了，可不管住在哪儿，依旧会聊起“在大阪时”的故事来。打个比方，她提到山手线就说“相当于大阪的环行线！”，提起横滨驻日韩国人很多的街区，就会说“这不就相当于大阪的鹤桥嘛！”

我就不一样。

我自从来到这里，就会仔细地说当地话。说当地话或许有点夸张，其实女孩子大多只是普通话带点口音而已，简直小菜一碟。反过来讲，男人们说的话就难懂多了。以至于我现在还没能完全听懂老佐说的话。他看到我和肉子用大阪方言对话，便给我起名叫“双语姑娘”。

老佐的妻子在我和肉子来这个镇上的一年前左右就去世了。他们也没有孩子，“鱼河岸”全靠夫妇两人经营。老佐孤身一人，很是绝望，本打算把“鱼河岸”关了，而那时肉子出现了。

老佐似乎把肉子当成肉神显灵。

自从雇了肉子，“鱼河岸”的生意变得更加红火。肉子夸张的性格就跟大阪方言一样，无论好坏总有一种吸引人的魅力。

她来这里之后，都谈过两回恋爱了。那两个人都是渔夫，又是“鱼河岸”的顾客。其中一个债台高筑，去远洋捕鱼之后就杳无音信，另一个其实已经结婚了。

那两个人黑如煤球，又是大酒鬼，一看就是到处拈花惹草的家伙。当着我和其他孩子的面，他们也依然自如地大吹自己睡了几个女人，因此老佐十分不待见他们，但也不会阻止他们进店吃饭。渔港看似是个封闭的场所，不知为何又有一种能包容所有人的宽阔胸襟，老佐就是彻底体现这种气质的人。

大家都说，不明白肉子究竟喜欢那两个人身上的哪一点。可我因为知道肉子的黑历史，所以十分了解肉子陷入爱河的原因。

某一天，已婚男人被他老婆揪着冲进了“鱼河岸”。我当时在家里，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不过也多亏我不知道。听老佐说，“那就是教科书级别的‘修罗场’^[1]啊”。

听说肉子被骂成了“睡人家男人的偷腥猪”。这位太太在如此亢奋的情景下，还能看清肉子的外貌，精准地区分出“猫”^[2]和“猪”来，真是了不得。我佩服极了。

[1]修罗场，指惨烈的战场，在日语中常用来形容多名女子围绕一名男子互相排挤争斗的场面。

[2]日本人常会骂不伦的女子是“偷腥猫”。

肉子被骂得狗血淋头，甚至被追着痛殴的时候，也没提过那男人骗自己是单身的。关于这份恩情，那男人还悄悄来谢过肉子。再后来，了解到真相的太太把男人甩了，最后还跟肉子成了闺蜜。这帮大人，尤其是女人，我真的搞不懂。

这可是个吃坏肚子都会有风言风语的小镇，经历了那么惨烈的“修罗场”，肉子一时间成了镇子上的名人。在学校里，我也被戏称为“那个渔港的肉子”，甚至有人饶有兴致地向我打听“究竟发生过什么”。我当时还以为自己的人生还没到十岁就要宣告终结了，可这场风波不知不觉就平息了。听老佐说，这种花边新闻在这个小镇上比比皆是，大家对“修罗场”这种事早就见怪不怪了。

比如某某母亲是某某父亲过去的恋人，又比如昔日的夫妻还在其乐融融地喝酒。这个镇子太小了，流言蜚语传得飞快——总有人在背后指指点点——可终究还是会融化在这个共同体无形的联系之中。对一直在大城市生活的我来说，不太能理解这种感觉。肉子的最终形象似乎成了公认的“跟情夫的老婆和睦相处的开朗胖女人”，就结局而言至少能让人松口气。

那个罪魁祸首的男人偶尔也会来“鱼河岸”，肉子也会轻巧地打趣：“好久不见啦！”这时候我真的忍不住想问：你真的不是个白痴吗？

吸引坏男人的磁铁最近似乎失效了。已经风平浪静了一年左右。这么说来，自从搬来这里，她就不再把男人带回家里了。或

许正是因为我快到青春期了，才有所顾虑吧。

肉子变得越来越胖了。我觉得随着脂肪的增加，肉子身体里“女人”的那部分正在逐渐消失。

其实，我还不太明白，所谓“女人”究竟是什么啊。

我经常被人说很可爱。

我有双核桃形状的眼睛，大大的，瞳仁的颜色有点淡。鼻子又小又尖，薄薄的嘴唇泛着淡桃红色。头发并未刻意染过却有些偏棕，又像是烫过一样卷曲着。皮肤像贝壳内面一样透明白皙，手脚修长。身上最粗的部分是手肘和膝盖，这似乎是身体消瘦的表现。我留短发的时候，还经常被误以为是混血的男孩呢。

我在这之前已经辗转去过不少地方，可一次都没被人欺负过。就连被叫作“渔港的肉子的女儿”那段时间也没有被教训过。我也想过，难不成是被自己长得可爱救了？

肉子也会一个劲地夸我。她总是在众人面前自豪地显摆，让我很难为情。

“小喜久真的很可爱吧！”

其实我的名字也读作“KIKUKO”。不过汉字写出来不同。肉子名叫“菊子”而我的名字则写作“喜久子”^[1]。在过去住过的城市里，大家都说母女名字念法一样很奇怪。可在这里，几乎没人记得肉子跟我的名字是一样的。

[1] “菊子”和“喜久子”的日文假名都是“きくこ”，都读作KIKUKO。